

蛇蝎女

〔美〕马斯特斯 著

●正是销魂时刻
枪口抵住了她的胸膛……



蛇 蝎 女

〔美〕 马斯斯特 著 晓山 奕敏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蛇 蝎 女

〔美〕马斯特斯 著
晓山 奕 敏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长沙交通学院科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7 字数: 100,000
1989年4月长沙第1版 1989年4月长沙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5039—0251—5/I·158

定 价: 2.65元

8805-8
1
这是一部充满

行侠仗义

惊险离奇

风流销魂

的美国现代

西部硬派小说

书局出版文艺



蛇蝎女

〔美〕马斯特斯 著
晓山 奕敏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内容介绍

本书描述风度翩翩富有魅力的扬名四方的义侠法罗从参加牌赌到寻宝的经历以及他的风流韵事。

具有优良血统，能使大理石为她勃起的红发女郎，虽已年过三十，却能使她那丰腴迷人的胸乳诱惑法罗……

老友的肉感情妇白天一枪射穿了法罗的帽子，然后走出灌木丛，向他卖弄风情，并在深夜守灵时竟向法罗投怀送抱……

美丽而又情欲旺盛的男爵夫人，几经筹划，百般勾引，终于让法罗满足了她强烈的生理欲望……

貌似美女，心如蛇蝎。

法罗的经历惊险离奇；韵事风流销魂。

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持正确态度看待美国现代西部的侠义与风流。

(87)		六	天	
(98)		口	天	
(38)		儿血影	篇四第	
(78)				
(40)				
(40)		目	录	之也受金 篇五第
(601)				
(501)				
(711)		管	卡	篇六第

第一篇 序 幕..... (1)

(891) 赶 约..... (2)

(141) 红发女的诱惑..... (11)

(231) 美女——神枪手..... (17)

牌 赌..... (28)

(331) 中 计..... (34)

第二篇 遗 囑..... (43)

(371) 名侠仗义..... (44)

第三篇 阴 谋..... (53)

(371) 神秘的旅伴..... (54)

(621) 初试锋芒..... (65)

惊 变..... (73)

灭 口..... (82)

第四篇 混血儿..... (86)

搭档的风流..... (87)

寻 觅..... (94)

第五篇 金发少女..... (99)

圈 套..... (100)

宝藏之谜..... (107)

第六篇 斗 智..... (117)

(1) 劫 持..... (118)

(2) 潜入魔窟..... (128)

(11) 将计就计..... (141)

第七篇 初 恋..... (152)

(82) 情恋纠葛..... (153)

(12) 遇 险..... (164)

第八篇 记忆的证实..... (172)

(14) 旧居残骸..... (173)

第九篇 决 战..... (178)

(16) 夺 宝..... (189)

	决 战.....	(189)
第十篇	尾 声.....	(199)
	冤家路窄.....	(200)

赴 约

一场前所未有的牌赌，将在这里拉开序幕。

春天的一个下午，法罗骑着马来到炎热干燥的得克萨斯小镇拉雷多。此刻他完全没有想到，一场即将开始的牌赌，会把他卷入一场无边的苦难。

当时铁路只通克里斯蒂。法罗骑着不很驯服的灰色雄马，走完了最后一百三十英里。拉雷多是个边境小镇，正对着墨西哥宽阔的格莱德地区。那里正准备把铁路尽快铺到这边来。弗洛拉斯大街正在兴建两幢新房。法罗注意到几个地方搭了帐篷，准备兴建更多的酒吧、商店和妓院。

镇上的建筑大多是矮小的茅草房和土砖瓦屋。空气中流溢着得克萨斯牛肉和墨西哥馅饼的香味。

“从这么老远赶来，我真傻！”法罗自言自语，四处瞧瞧，“见鬼！呵……我真不知干吗要来这里，难道是为了做生意？也许只有傻瓜才这么干。”法罗单瘦而结实，头发黄中带红，个头颇高，脸膛晒得黝黑，颧骨突出，眼睛闪着绿光。

拉霍多街上一片宁静，午后屋影绰约。一辆四轮马车驭对面驶来，和他擦身而过，车后扬起一股尘土，慢慢散开。两个戴阔边幅帽子的墨西哥人蹲在木板过道上，全神贯注看着爬在一条黄狗耳朵上的虱子。

这时旁边的酒吧爆发出一阵喧闹。

当时，法罗骑马经过洛克酒吧，忽然听到三声枪响，酒吧转门砰然打开。

一个大汉拖着沉重的步子倒退出来，双臂在空中乱舞。他背上有三块模糊的红斑，每个约有半块银元那般大，还在逐渐扩张。他摇晃着，双膝颓然跪下。地板颤栗着。他试图用手捂住涌出伤口的鲜血。

法罗勒住缰绳，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摸他那把38毫米口径的手枪。

一个约摸三十多岁的精瘦男人，从酒吧跑到外面的阳光下。他身着鹿皮衣，黑发披肩，两手各握一支海军自动枪。他抬头朝法罗投来一瞥，新符森帽的宽檐下，阴影遮蔽了双眼。

“瞧，这下揍得他屁滚尿流了。”胜利者嘴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法罗松开握在口袋里的手枪。“你好呀，比利。”他不冷不热地说。

受伤的人踉跄几步，扑面倒地。左手抠着木板过道，两腿挣扎几下，然后不再动弹。死神把他带

走了。

比利把双枪插进镶银手枪套里，跨过他手下的牺牲品，来到炎热的街上。“狗娘养的！竟敢偷牌，叫人受不了！”他说，“法罗，你也是来参加大牌赌的？”

“彼此彼此，呃？”

比利点点头，长发一甩，说，“别错过机会，伙计！我懂窍门。见鬼，老家伙——”他把脸转向酒吧，右手按着枪套，拉长嗓门喊道：“妈的！还呆着干吗？”

一个系白围裙的矮胖墨西哥老头走出来，怯生生地望着他们：“先生，可以把尸体拖走吗？”

“当然可以。动作麻利点，免得招来一群苍蝇。”比利又把注意力转向法罗，“鲁比也邀请你参加他一生中最后的牌赌吗？”

“好象是这么回事。”法罗边回答，边用一种疑惑的眼光盯着他，“你不打算把这桩小小的枪杀案报告镇上的警长？”

比利爆发出一阵大笑，大拇指朝刚死的人翘了翘：“臭屎！那就是警长。他们只好另找一位了！”

比利身后那位老板和两个模样可怜的孩子，拖着尸体沿木板过道走了。一路上，死者的头碰磕着地板。

“他的脑袋，”老头儿提醒道，“轻点，轻点。”

“今晚在镇上过夜吗，法罗？”

“可能，明天一大早就去鲁比庄园。”

“也许我会跟你同行。”比利说，“咱们好久没见面了。”

“是啊！还是在死森林见过面。”法罗说，“看到比尔刚才那副模样，我想你最好别把枪和牌再搅在一起！”

比利再次哈哈大笑。“放屁！我是密西西比西部最滑头的牌鬼，”他说，“也是最棒的枪手。我才没什么可怕的！”

“如怕有人背着你做手脚。”

比利向四周看了看，说：“你别指望在鲁比那里赢得太多。”

“如果我赢了，你就给我一枪，是吗？”

“大可不必，法罗。”比利笑着说，“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赢你。”

“是吗？那就等着瞧吧！”法罗说完，翻身上马，朝拉雨多旅馆奔去。

旅店店员是个四十三岁的小个子，身上散发着浓烈的紫罗兰香味。“我很兴奋！”他对登记住宿的法罗大声嚷道。

法罗瞧他那淫笑咬着牙：“一点儿硫磺和蜜糖就能使你镇定。”

“不不！我是指将在可怜的鲁比先生庄园举行的牌赌。”店员讨好地叹了一口气解释道，“嗨，

这是很久以来这一带最叫人兴奋的大事！”

“等到铁路修到这里，这个古老的城镇就会真正活跃起来。”法罗把登记簿猛推回柜台后面，弯身去取他的小提箱和装着全副行头的黄铜包边皮箱。

“谈到这个，法罗先生，”店员说，“我对不动产也感兴趣。我可以让你选几块地皮，几乎都在中心地带……”

“不，我对不动产不感兴趣。”法罗回答说，“有本书上说，最好只有一笔可动产，日子就会过得更惬意。”

“啊，法罗先生，可土地是……啊！亲爱的。”店员的目光变得焦躁不安，紧张地盯着法罗身后，

“啊，我是希望那个大黑鬼不会再惹麻烦。”

法罗朝肩后望了一眼，注意到一个黑大汉站在门廊对面。他身着一件深色西服，一件饰边白衬衫，配上一条黑色领带。整个装束跟法罗非常相似，只是个头大一些。

他举起戴着一枚绿宝石戒指的左手，向法罗打招呼。

“啊，天哪，他在跟你打招呼。”店员低声说。“我真诚地希望他不会把你从我们的小门廊扔过去。上次他就是这样对待可怜的里本森先生。里本森是一名鼓手，佩着路易斯打的一把名剑……”

“不会的，德采根和我是老朋友。”法罗咧嘴

一笑，“多少是这样。“法罗把箱子垒在桌上，朝门廊溜达过去。

德来根站在旅店小饭厅门前，和法罗握握手，朝饭厅里一点头，便走到一旁去了。

一位已经发福的绅士从桌旁站起身来，他身着白色亚麻西服，满头白发。他摘下白帽，招呼道：

“法罗先生，又能见到你，不胜荣幸！”他谦恭地向法罗鞠躬致意。

“见到你总是非常高兴，上校。”

杰弗逊上校重新坐下，说：“我担心我们这次聚会的时刻不妙。”

法罗在他对面坐下，说：“你是指鲁比真的没几天好活了？”

“是啊，我想是这样，法罗。”上校说着，敲打着宽厚的胸脯，“肺结核在折磨着他。我们尊敬的同僚曾希望这个地区的气候能对他有帮助，可是，唉，恐怕不行罗。”

“真遗憾，鲁比玩牌总是挺规矩——”

“我们都挺规矩。”

“是的，可他年纪不算很大。”

“上次生日他是56岁。”上校用肥胖红润的手指捋着蓬松的白胡须，“干我们这一行的，很少能够活到古稀之年。”

“鲁比非得死在床上了？”

上校忍俊不禁：“是呀，看来命该如此。”